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萌芽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

第一卷

4

1930

刊

“萌芽”影印本出版說明

“萌芽”月刊，魯迅主編。1930年1月創刊，上海光華書局發行。這個刊物着重介紹無產階級的文艺理論和文学作品。自第三期起成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機關刊物之一。從1930年1月5日起，共出版五期。第三期為“三月紀念號”，紀念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巴黎公社；第五期為“五月各節紀念號”，紀念五一和五卅。出至第五期為國民黨反動派所禁止。第六期改名“新地”，僅出一期。“萌芽”月刊為25開本。1959年11月根據原書影印，共印2,500部。

上海文艺出版社

定價
每冊三角
三冊九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國內郵費在內
國外郵費另加

本 刊
禁 止
轉 載
翻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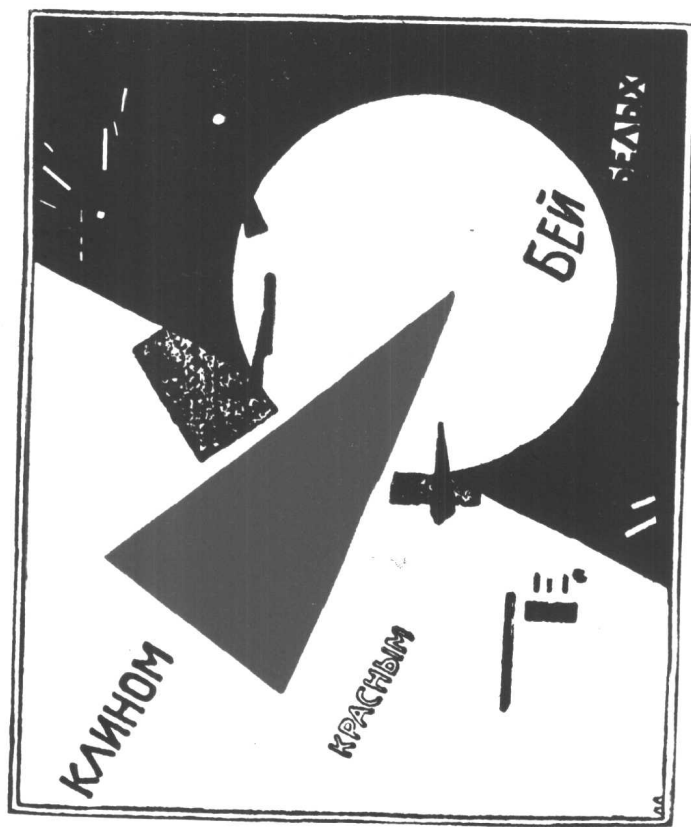
編 者 茅 盾
發 行 者 光 華 書 局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光 華 書 局

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出版



A. Moravov 作

貧農委員會會議



以紅的楔子打白



左翼作家聯盟漫畫

王一一榴作



N. Liashko 像

本刊 擴充篇幅及 確定今後內容 啓事

本刊自第一卷第三期起擴充篇幅，並於內容也與以前計劃略有更易，茲將更易後所確定的今後內容，類別地呈列如下。

- 1 新文藝作品底創作及翻譯紹介。
- 2 科學的文藝理論及一般文化理論底紹介和研究。
- 3 各國文化底調查，資料蒐集，並解剖研究。
- 4 國內現今文藝，文化及社會諸現象底解剖批判。
- 5 國內各地的情況記載，社會和時事漫畫，現代世界名畫底紹介。

本刊 徵稿 啓事

本刊徵集下列種類的稿件……

- 1 創作的小說，戲曲，詩歌，隨筆等。
- 2 國內各地通信，即各地經濟狀況調查，勞動狀況記載，為政治之一反映的社會事件記載，教育事業等的調查，風俗習慣底調查及研究，歌謠傳說等的採錄及研究等等。
- 3 國外文藝，學術，及文化設施和社會運動等情況記載。
- 4 對於國內文藝文化及社會諸現象的評論。
- 5 社會漫畫及國內外時事漫畫。

來稿在本刊上刊載後，致送酬金每千字一元至一元半，看每期字數多少而定，版權作者保留。來稿請寫明通信地址，如預先聲明須寄還原稿並附郵票者，不登可寄還原稿，否則不寄還。

附 啓

來稿及關於本刊編輯上的信函，由光華書局收轉。

巴爾底山

十日刊

第一卷 第一號

一九三〇年四月八日出版

內 容

關於文化侵略問題	德 謨
從詩歌說起	N. C.
甚麼是反動？誰是反動派？	致 平
廣大的貧民	H. C.
無獨有偶	子 民
沒落的並非新文藝	溶 爐
悼“光明大學”	王 泉
奴才的悲淚（諷刺詩）	白 莽
“蘭芳”“先生”	鬼 鄰
中國文學的新史料	志 華

每期實價五分，預定全年連郵貳元。

巴爾底山社編 光華書局發行

萌芽月刊

~~~~~ 文藝·文化·社會 ~~~~~

第一卷 第四期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出版

## 內 容

|                             |     |
|-----------------------------|-----|
| 貧農委員會會議 (A. Moravov 作)..... | 卷 首 |
| 以紅的楔子打白 (漫畫, 作者不詳).....     | 卷 首 |
| 左翼作家聯盟 (漫畫王一榴作).....        | 卷 首 |
| 略悉珂像 .....                  | 卷 首 |

|                   |   |
|-------------------|---|
| 世界史的可能性與必然性 ..... | 1 |
|-------------------|---|

威爾斯批判 羽仁五郎作

嘉生譯

|                  |    |
|------------------|----|
|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 23 |
|------------------|----|

文藝作品上的形式與內容.....31

論文 雅各武萊夫作 憲章譯

文藝雜觀.....47

四篇 天鏡作

文藝批評家的職工 .....55

記錄 德國 K. Grunberg 作 賀菲譯

小母親 .....61

小說 白莽作

鐵練的歌.....83

小說 N. 略悉珂作 蓬子譯

詩選 .....107

五篇 杉尊等作

潰滅 .....115

小說 法兌耶夫作 魯迅譯

春瘟 .....171

小說 龔冰廬作

國外文化事業研究 .....177

馬克思主義歷史家會議 賀菲譯

勞農通信員運動 練頑譯

革命宣傳畫 侍桁譯

第一回少年先鋒全俄同盟大會紀

侍桁譯

蘇聯電化事業的發展

賀菲譯

社會雜觀 ..... 219

一六 常識與階級性

成文英作

一七 我們要批評家

魯迅作

一八 日本帝國主義的恩惠

致平作

一九 統計的階級性

致平作

二〇 “爭自由運動”底“合法的”輿論

學濂作

二一 大學潮

穆如作

二二 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黃棘作

二三 豐子愷君底飄然的態度

柔石作

二四 夏丏尊的處世與教人

連柱作

二五 “中國現在中學生的出路”

開明作

二六 疾病和迷信

致平作

吉齡鬼出遊 ..... 247

地方雜記

許傑作

文藝界消息 ..... 265

編輯後紀 ..... 278

# 世界史的可能性與必然性

——H.G.Wells 批判——

羽仁五郎著 彭嘉生譯

—

是詩人又是新聞記者，是匯爾奴式的空想家又是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社會思想家，這個英國人H. G. 韋爾斯著了一部世界文化史。

所謂專門的歷史家們大概都把這事抹殺了。沒有一個專門的歷史家肯來替這部世界文化史介紹，也沒有批評的勇氣。

這便是抹殺的證據。

多忙的馬克思學派的爭論家們只是費邊派挑戰來了的時候，才與之理會。所以他們雖然答覆了蕭伯訥的“韋爾斯的世界文化史趕走了馬克思”這句話，然而決沒有與這個“就好像在禮拜日間適地散步的人一樣，往來上下於千年的歷史中的”韋爾斯談話的工夫。

Ernst Troeltsch 雖然也批評過了，然而他的關心也只是在分析英國的世界史觀，而與之與德國的世界史觀的Spengler對立。

但是，大眾却把這部“世界史綱”當做歷史書讀。不只如此，就是專門家也時剽竊其思想。不只是英國的大眾，德國的大眾甚至日本的大眾也都把牠當做歷史讀。

是批評家們對呢，還是讀者們對呢？

## 二

韋爾斯的世界文化史之所以能得到廣大的讀者，第一就因為牠是世界史。

然而從來的批評家及使他們代表意見的專門家，明白地

是站在否定世界史的可能性的立場。坪井九馬博士在其著名的著作“史學研究法”中這樣：“從太古一直到現在，只要是出現於地球表面上的人類，組織社會，組織國家，且做了種種的行爲以至有今日這個事蹟，都當做人類全體考察。……這個雖是可以成功的歷史之類，但實際上，以今日史學的程度是還不能實行的東西。……在藉證據物件來進行的我們的所謂史學，這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歷史。這樣的歷史是人類發展的歷史，是人類學者所應做的事罷”。這些專門的歷史家之世界史否定的主張似乎是有兩個根據。

第一是以史料過於太多，過於複雜，所以世界史的組織是不可能的。史學是要盡全力來文化地又地域地又事件地處理各個的領域。詩或經濟，英國或日本，法國革命或明治維新，這些各個領域的史料之整理及研究，成了史學之充分的，甚至有時是過大的一個題目。至少在今日是這樣。所以“以今日史學的程度”，世界史是不可能的。立於這個根據的世界史否定說似乎不是全然的否定，而是在現在的否定，且還保留着將來，所以容易得到人的容納。人們說，好，就暫且等罷。這些專門家們在完了他們現在的題目後，就會給我們着手從事更大的題目

即世界史罷。堆積在他們桌邊的史料，有時就是關於一個小事件也會裝滿一屋子，人們看了這個而體貼他們同情他們，這是人們的忠厚善良之處。所以人們基於這同情的期待常被打消是一種悲劇。現在常是現在，同時是將來是沒有的事。以現在史學程度來立論的世界史的否定，所以事實上是世界史之絕對的否定。但是，世界史之絕對的否定如果成為歷史之絕對的否定，這個否定又是一種喜劇。且實際上是這樣。因為對於世界史，如果史料是過於太多，則對於個別史，史料也一定是過於太多。而專門的歷史家在關於一個極小的個別的事件，整理了史料，完全理了以後，他有從桌邊站起來的時候嗎？決沒有的。因為無論關於怎樣小的一個領域，決沒有先把史料充分蒐集好了，然後決定解決的。史料常常是過於太多的。所以實際上，專門的歷史家在以世界史為不可能之前，已經以一領域的歷史為不可能，同時且否定了歷史本身。所以他們決不會為答覆人們的期待從桌邊站起來着手世界史的組織的。他們的職業是處理一個領域的歷史，然就是這個歷史他們都信以為不可能。喜劇就在這裏。他們像那個貪欲無厭的國王。這個國王曾祈禱過只要觸在他手裏的一切都即刻變成黃金。他有他的手

一觸同時就化成堅硬的黃金的食物器皿放在面前，却終於非得餓死不可。他是忘記了一切具體的存在是必要且充分的存在的愚人之典型。史料如果是具體的史料，則常是必要的且充分的史料。具體的史料常是為歷史的史料，決不會對於歷史有不足或過多的事。只有對於不信史學之可能性的人，史料才有所謂不足或過多。我們沒有顧慮應有什麼史料應有多少史料的必要。想歷史地認識的人常常會有必要的且充分的史料。尋求世界史的理解的人決沒有害怕史料的複雜或過多的必要。

在這裏，專門的歷史家否定世界史的第二個理由是因為缺少了世界史的關聯這個東西。坪井博士在前揭的書中這樣說：“有史以來，世界的人類都割據各方，雖然與其周圍的兩三個國家繼續着交涉，但與世界一切的國家都發生了交涉的國家是還沒有發見。這樣的事是不能夠有的”。固然，博士也沒有否定人類是一個全體性，但他以為這樣的人類是“人類學者”的研究的主題，而不是歷史學的對象。可是，就是在這個場合，對於歷史的讀者是悲劇的，其實是專門史家的喜劇。因為，如果人類當做人類而有的全體性和交涉性對於人類學雖然是十分緊密，而對於歷史却過於稀薄，如果是這樣，那末，那個領域